

【中】鞠立新（Lixin JU）

作者简介

鞠立新，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理论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南路200号

邮编：200233

电话021—22881105, 13641815779

E-mail: JLX601@yahoo.com.cn, [JLX601@126.com](mailto:JLX601@126.com)

主要著作

# 论国际金融资本与金融衍生品及国际金融危机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阈下国际金融衍生品的若干分析

【中】鞠立新

内容提要：文章分析了当代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诸如国际金融货币体系、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国际金融市场风波此起彼伏、国际金融机构的空前发展等，指出这些都与国际金融衍生品密不可分，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区别于一般金融市场（原生金融市场）的许多特性，其功能是双重的，恰似一把双刃剑。

文章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巨鳄是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主角和主体，主宰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创新和发展，并且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其“金融霸权”，许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都被卷入由美国主导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漩涡中去。

文章还指出，金融衍生品是虚拟资本（或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虚拟化；投资金融衍生品市场，大都就是在这种高度虚拟化的金融市场上套利博弈和炒作而已，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已经成为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强化扩张与牟取暴利的重要机制。

关键词：国际金融资本 金融衍生品 国际金融危机 世界金融资本主义体系

目前仍在肆虐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80年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最近30多年来，金融创新——包括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品市场和金融机构等的创新层出不穷。在各种类型的国际资本活动中，国际金融资本无疑是独占鳌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sup>a</sup>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演绎变化为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以衍生金融市场为代表的现代金融市场已经取代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地位，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当代新型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代表；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吸附和集聚巨额的金融资本，从全世界攫取暴利，已经形成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重要机制。

### 一、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与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 （一）当代国际金融领域的若干重大变化

最近30多年来，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涌现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重大变化和事件，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主要方面：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化。经过1971年8月的“尼克松危机”以及美元脱离金本位制，使得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跨台，而1976年的“牙买加体系”则是不成体系的“体系”，即承认混乱无章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市场的“既成事实”。而且，随着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日元、欧元相继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

a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纽约学术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第347页。

一，形成了黄金非货币化、货币“纸本位”化、汇率浮动多变化、以及国际储备货币多样化的基本格局。

——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和全球性应用。为了应对汇率、利率、股市和债市的频繁波动变化，期货市场的机制被广泛“引入”金融领域，例如外汇期货、外汇期权、股票期货、股票指数期货、国债期货、利率期货、对冲、互换等等。这些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及相应的金融衍生市场是在金融原生工具及相应的金融原生市场繁衍派生出来的，主要从1970年代中后期陆续产生，可以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跨台的产物。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借助于因特网的广泛应用，特别是新世纪初“网络泡沫”破灭，美国为了避免经济严重衰退，在金融及相应的房地产等领域大力创新这类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风起云涌，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和游资热钱投机炒作的主要对象，其发展速度及其体量迅速超过了金融原生品市场。1972年至1987年，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从零增加到8650亿美元，1987年至2002年，增加到100万亿美元，而2002年至2007年，增加到50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GDP的30倍之多，相当于全世界GDP的10倍多。<sup>a</sup>

——国际金融市场风波此起彼伏。金融危机已经成为国别经济危机、地区经济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病源与典型。金融危机已经由少数国家和个别地区很快演变为地区性和世界性的国际金融危机。例如1980年代中期~1990中后期，墨西哥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土耳其金融危机等，这些在本质上还是个别国家性质的金融危机，但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则是当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危机，而自2007年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则是当代第一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与国际金融衍生市场的创新发展相对应的，国际金融机构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得以发展，其国内国际的地位也有空前的提升。借助于金融市场特别是其中的衍生品市场，金融期货期权、对冲、掉期、互换、担保、信托、投资咨询市场空前繁荣，各种投资公司和基金公司层出不穷空前活跃；同时，一大批的金融机构在1987年的“股灾”和1999年的“网络泡沫”破灭中非但没有遭受灭顶之灾，反而在金融创新的浪潮中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1999年，美国新的银行法颁布之后，银行金融机构大都成为“全能银行”，集信贷、证券投资、不动产投资及金融衍生市场投资于一身，银行、投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之间的界限基本消失了，这些金融投资机构在虚拟经济领域中如鱼得水，迅速膨胀，公司资产规模数百亿者数以万计，成千上万亿者也不在少数。仅仅对冲基金的户数由1990年的610家增加到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所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1.6万多亿美元。<sup>b</sup>

##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特性与作用

1970年代中后期以来，金融领域的“革命”性发展变化，随后一场又一场金融“危机”，“风暴”“海啸”等，都同金融衍生品直接相关。

a 【美】威廉·波纳 莉拉·拉吉瓦《流氓·国家——华尔街、美联储的谎言与阴谋》，（中译本）徐炜韬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0页。

b 【美】马丁·瓦尔夫“管理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转变”，《经济导报》2007年12月27日。

所谓金融衍生品，是指由金融原生品衍生而来的金融交易产品，也就是在利率、汇率、股票、债券等传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发展或“嫁接”衍生出来的金融交易产品。例如，由嫁接期货交易机制而衍生出来了一系列金融产品：外汇期货与期权、股票期货、股指期货与期权、汇率期货与期权、国债期货和期权等；由原有交易工具创新而来的金融产品，如对冲、利率互换、可换（股票）债券、货币互换等。

金融衍生品的历史相当短暂，基本上是同“牙买加体系”同步而生的。1970年代初中期，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和相应的金（汇兑）本位制的结束，浮动汇率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实行，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国际金融领域的不确定因素陡升，金融市场风险非常频繁和严重。因此，如何有效分析把握和运用预期、有效规避和分散风险、套期保值增值等问题非常紧迫地显示出来，于是金融衍生品应运而生。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区别于一般金融市场（原生金融市场）的许多特性，其中主要有：<sup>a</sup>

——高倍的交易杠杆性，或者说是市场的乘数膨胀性。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对象并不是金融商品本身，更不是这些金融商品字面上的标的物，而是这些金融商品所虚拟化的标志性衍生产品或者衍生交易工具，基本上没有多少对应的金融商品，因而只要缴纳非常低比例的保证金（交易金额），就可以买卖高倍数量的标准单位合约，这使得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量往往是“天量”（天文数字）。

——诱惑性极强。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数额特别大，交易（交割）期限相当短，换手率特别频繁，因而每标准单位的交易价格稍有升降，就会在短期内会有巨额的盈亏。

——风险性，包括单个风险和系统风险都很高，风险因素也很多。影响金融衍生品市场行情涨跌的因素，既有金融衍生品市场本身的因素，也有名义上对应的金融原生品市场的因素，还有国内国际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其他因素，当然，更有国际金融巨头的炒作和投机的因素。

——纯粹的“做行情”。一方面，多数投资（交易）者是随着某种行情走势进行投机（投资），或锁定成本或套期保值增值；另一方面，少数实力雄厚“来头大”的投资（交易）者则是利用各种手段，制造某种舆论和气氛，大力拉抬某种行情，诱使大量“羊群”跟进，使得市场行情迅速窜高，然后从中牟取暴利，例如2007年至2008年春夏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飙升了三倍之多。

——金融衍生品交易工具以及相应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其作用和功能是双重的，也就是一把双刃剑。以其积极的作用来看，它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筹集巨额的货币资本，开辟崭新的投资渠道，使资本市场空前活跃；如果判断决策和操作都得法，则投资的回报率极高，投资周期极短，因而投资者趋之若鹜；可以有助于产业资本及其它资本锁定成本上升、分散风险、规避不确定因素的损失；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帮助实体经济（实业资本）的形成、扩大或保值增值；它们可以使得各种类型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迅速国际化和全球化，大量吸聚境外货币和资本，并在全球范围内规避

<sup>a</sup> 参见拙文“试析金融衍生品市场及我国的对策选择”，载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风险和保值增殖；金融衍生品市场和某些金融原生品市场在概念上和市场行情的题材上具有某些相关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某些金融原生品市场的活跃。例如，股指期货市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带动股票市场的活跃，外汇期货市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带动外汇市场的活跃。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消极作用也不少。其中主要有：一是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的巨大杠杆性和高速流动性，往往会在短期内形成人为的景气热烈场面，形成大气泡式的市场信号，误导投资者和市场预期；二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基本上是投机性的，往往形成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三是很可能使一国一地区的虚拟经济过度发展，滑入泡沫经济的泥潭，不仅使社会上许多闲散资金被吸附、而且使许多产业资本纷纷被吸引，这又会使实体经济减少资本的投入。

## 二、当今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基本格局和性质

### （一）当代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基本格局

最近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其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

第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巨头成为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主角和主体。它们具有富可敌国的非凡经济实力，出现了总资产规模在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超大航母级的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贝尔斯登、雷曼兄弟、高盛、房利美、房地美、国际保险集团、摩根士丹利、美林证券、量子投资基金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合纵连横，在国内可以影响甚至左右金融市场的走向和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修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则纵横驰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宰着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他们把持着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话语权、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进一步创新“再衍生”的“发明权”。从197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创设外汇期货市场，到2005年美国许多金融机构的“资产证券化”创新，各种各样的金融创新几乎无不出自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的“次贷”为例，首先是由美国政府发起，并且制订了许多政策支持；随后就极力推行信用扩张政策和放松的货币政策，直接为“次贷”开辟道路和空间；同时，大力迎合和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主张；还制定了适应虚拟经济泡沫膨胀的规则或法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就及时推出了“公允价值”计值的会计准则，它要求利用市场价格的变化来记录与核算资产的价格，摒弃“历史成本记帐法”，为虚拟经济的泡沫膨胀鸣锣开道。

第三，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一步扩大和强化了其“金融霸权”。很显然，1944年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以美国的国家信用货币代行世界货币的职能。对此，西方不少有胆知的学者就予以揭露和分析批判：Jon V·Kofas 最早提出了“金融霸权”（financial Hegemony）的概念<sup>a</sup>；

<sup>a</sup> Jon V·Kofas, 《The Sword of Damocles :U.S Financial Hegemony in Colombia and Chile, 1950-1970》,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2.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则提出了“国际性最后贷款人”即国际货币霸权的结论<sup>a</sup>；苏珊·斯特兰奇认为，1970年代以后，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跨台之后，美国的金融霸权非但没有衰落，反映是通过世界金融服务的发展而增加了<sup>b</sup>。罗伯斯·韦德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霸权掌握在“华尔街——华盛顿——IMF复合体”手中<sup>c</sup>。英国学者彼得·高恩在其《华盛顿的全球赌博》<sup>d</sup>一书中揭露了后冷战时代美国统治集团和主要利益集团的全球战略意图——这就是推行新自由主义，为本国金融资本进一步打开和主导国际金融市场服务，他把“现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既是国际经济体系，又是国家经济政策和权力政治的潜在工具，称之为‘美元——华尔街体系’”，并且认为，比起过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美元——华尔街体系”使美国政府和美国的金融巨头们对国际货币和全球金融市场拥有更多的影响力。

一方面，美元依然处于世界中心货币的霸权地位，美国一国的信用货币依然代行着世界货币的职能；另一方面，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寡头主宰和操控着形形色色的衍生金融工具及其相应的衍生品市场。通过操纵国际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创新，吸引和驱使全世界的资本、金融机构及实体经济按照“美元——华尔街——华盛顿——IMF”的意志行事，为华尔街金融巨头谋取巨额利润，为美国吸引巨量的货币资金和人才等宝贵要素。

第四，许多国家，包括部分发达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被卷入或主动投入到由美国主导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的漩涡中去，自觉不自觉地充当华尔街金融巨头的小伙伴或“羊群”。在金融衍生品市场这个超级大赌场中，金融巨头们占尽先机和天时地利，别人的则是分得“一杯羹”而已，一旦亏损或失败，则大家一起分摊甚至成为金融巨头的“垫背者”。

## （二）当代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基本性质

实质上，金融衍生品是虚拟资本（或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衍生物，也就是高度的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所以，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实质，就是对国际虚拟金融产品衍生物的市场炒作投机活动。早在140多年之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指出，虚拟资本不过是一个收入资本化的所有权证书，“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sup>e</sup>信用关系特别是借贷资本的信用关系是虚拟资本产生的基础，它使得“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树立起来了。”<sup>f</sup>虚拟资本的运作和积累严重脱离了现实资本的运作和积累。马克思当年就敏锐地发现：

a [美]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81, P242~254.

b [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中译本，杨宇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275页。

c [英]Robert Wade: The US Role in the Long Asian Crisis of 1990~2000. in Arvid John Lukauskas and Francisco L. Rivera-Baatz,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ast Asian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 Tigers in Distres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 2001. P.226.

d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顾薇、金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e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8~529页。

f 同上。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都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资本价值的积累。”<sup>a</sup>依靠虚拟资本的扩张机制和赢利模式，许多货币资本具有倍数的扩张和赢利能力。

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中，虚拟资本的活动还多少同现实资本的活动具有直接联系，并且最终受制于现实资本的运作和积累的话，那么，一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作为金融创新重要成果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无论是运作还是积累，都同其名义上所对应的金融原产品市场几乎完全脱轨。例如，汇率期货与外汇交易、股指期货与股票交易、国债期货与国债交易等几乎完全脱轨。所以，在虚拟资本那儿同现实资本的那点直接联系在其衍化物——即金融衍生品那儿往往飘得无影无踪了，金融衍生品是虚拟资本（或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虚拟化，金融衍生品市场就是这种高度虚拟化的金融市场的套利博弈和炒作投机而已，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量也高倍于（数十倍或百倍于）其名义上所对应的金融原产品市场。形象地说，目前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数量状况呈现出倒金字塔形结构——其最底层，也是最小的一层就是现实产业资本或实体经济，然后一层比较大一些的是商品和劳务的交易以及服务贸易，再上面一层更大的是股票、债券、外汇和一般期货市场交易，最上面的一层也是体量最大的市场就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

当年马克思就认为，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市场繁荣，特别促进了追加资本、资本积聚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也对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在已买物品最终买掉以前可以再进行购买。……这里将产生虚假的需求。”<sup>b</sup>至于许多股票、债券和金融票据等，究竟是代表产品还是代表风”，“在不少人看来已无关紧要了，要紧的只是能够代表预期的收益。

### 三、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与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及其赢利机制剖析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以来，在各类形态的资本之中，当数金融资本最活跃，其扩张和赢利能力也最强，尤其是它们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操控和影响力最强。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e）早在1903年就指出：少数金融巨头在控制和剥削本国的基础上，把手伸向了全世界。美国五个非常著名的金融资本集团在各种公司在名义下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不仅剥削美国，操纵美国的内外政策，而且扩展到全世界。<sup>d</sup>鲁道夫·希法亭在1910年阐明了金融资本凌驾于产业资本之上成为垄断者。<sup>e</sup>弗拉基米尔·列宁1916年更是明确阐明：金融资本已经由信用中介人发展成

a 同上，第531页。

b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6页。

c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8页。

d 《拉法格文选》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e [奥]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2页。

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sup>a</sup>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来，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巨头们充分利用当代科技创新成果和金融创新成果，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构筑起了由金融垄断资本左右和操控的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经济领域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如鱼得水，愈发得意，获得了巨额利润和极高的国际地位。它们的运作机制主要有：

第一，金融垄断资本掌控主要实体经济命脉和高端产业的资本，实行高赢利的模式。现代工业、物流、商贸、建筑以及服务业的大资本，通常以股份公司乃至上市公司作为其资本的组织形态，资本信贷和资本募集无可避免地成为其生产与投资经营的重要环节。金融垄断资本不仅在实业资本的运作上掌控其信贷融资的命脉，而且在虚拟资本——股票、债券等市场上予以操控，还在对其消费者、进出口等方面也有非凡的影响力；许多重大产业和高端产业的集团公司中，都可以见到金融巨头的身影。

第二，创设和创新风险投资资本（基金），掌控和助推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风险投资公司十分发达，许多新产业、新科技、新材料和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往往都有风险投资的大力介入和强力推动，这些形形色色的风险投资基金会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隶属于金融垄断资本，正是通过新兴产业和科技产业的发展，金融垄断资本获得了迅速发展的又一级火箭。

第三，对金融原生品市场不断创新，创造新市场——包括创造新的市场交易品种或交易工具、开辟新的资本来源、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为例，不仅把这种住宅抵押贷款分级发放，大力扩大次级贷款，而且把这些资质信用条件较差的次级贷款转换成债券——实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衍生，转售给各类金融中介机构和投资机构；而那些金融中介机构和投资机构又如法炮制，把这种住房抵押融资债券打包、分割、组合，再进一步出售给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和投资公司等。就这样，美国的“次贷”总额大约为1.5万亿美元，但在这个金融原生品的基础上发行了1.9万多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并且衍生出了1万多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和数十万亿美元的住宅信贷违约掉期合约（CDS），美国的“次贷”就是这样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运作，被多级高倍地衍化放大和高度虚拟泡沫化。

第四，在金融衍生品市场——包括传统衍生品和新兴衍生品市场上，兴风作浪，一会儿拼命拉抬狂炒，一会儿又拼命抛售和打压。2007年开始的原油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先是持续被狂炒，不断攀高，而自2008年夏天开始又被持续打压，不断走低。其实，1996年~1998年的香港的股市和房市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过山车”现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研究报告显示，全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场总值由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暴增到2007年底的516万亿美元——这相当于2007年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1倍之多。

b

第五，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机制和金融巨头的运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不断向全世界拓展、渗透和深化。在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通过“华盛顿——IMF”体系极力

a 《列宁先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8页。

b 参见国际清算银行的年度报告（英文），2008年3月。

向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政策思路；同时，在金融发展的实务上，一方面，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风险分摊或者转嫁给全世界；另一方面，又从全世界特别是从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聚大量的资本和货币资金，攫取巨额利润。在“华尔街——华盛顿——IMF”体系的精心运作下，各种金融产品包括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被一波接一波地推向全世界，由于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霸权’地位基本未变、美国金融巨头的超级能量和美国金融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全世界几乎都想购买美元的金融产品及其金融衍生品。所以，巨额的货币资金纷纷争先恐后地从世界其它国家流向美国，这在客观上又支持和帮助了美国金融巨头们更新更大胆的金融创新和投机炒作。因此，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大格局上形成了一个十分壮观、但又十分荒诞的怪圈——美国所需的大宗商品，特别是日用消费品和劳务，只要印刷钞票从国外购买；而美国花掉的大量美元资金，又可以通过出售美国的金融产品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就可以使其重新流回到美国，从而使这些美元又变成美国金融巨头们支配的金融资本，形成一个所谓“全球金融恐怖平衡”的格局。就这样，美国凭借着“美元——华尔街——华盛顿——IMF”体系，能够有取之不尽的能力来消费来自世界的商品和劳务，又可以使美国的金融巨头们从中赚取高额利润。

第六，正是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和“美元——华尔街——华盛顿——IMF”的运作，金融大鳄从全世界获得了高额利润，而其金融风险或者亏损打击则被分摊和转嫁到全世界，形成了盈利和亏损的双重非对称性机制。全世界的货币资金和资本的持有者往往既成为这些金融大鳄们赚取超高利润的提供者，又往往是这些金融炒家风险的分担者甚至是亏损的“垫背者”，即便是如当下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往往是“大家一起翻船”——全世界一起承担损失，据美国专家估算，仅仅2008年9月至12月，全世界股市就蒸发了28万亿美元，平均每个人分担了4300美元<sup>a</sup>。更何况金融大鳄们由于大到不能倒下的程度，特别是它们同统治集团有着特殊利益关系，因而定将得到其政府的强劲援手。所以，国际金融危机对于这些金融大鳄们的打击从总体上不会是致命的，而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打击却是十分沉重的。

##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杨国庆《危机与霸权——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

[2][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陈观烈《货币·金融·世界经济——陈观烈选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美]威廉·波纳，安迪森·维金“危机中的美国三部曲”《清算美国》、《债务帝国》、《流氓·国家》，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a 【美】乔治·恩德勒“财富创造：不只是利润最大化”，《文汇报》2009年2月7日第6版。